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选登

老照片故事

□陈京红

一组上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黑白两色的基调把那个时代的山村风貌定格了下来。

几排错落有致的房子，茅草屋顶，干插土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沂蒙山区随处可见的典型民居。这是第一张照片的取景。通常情況下，这种低矮的高檐屋内会掺入碾碎的麦秸和出的稀泥均匀的涂抹一遍。房子里有一盏煤油灯，点亮后如豆的灯火摇曳出一片温馨，小孩子坐着小板凳伏在桌子上温习功课，母亲盘腿坐在炕上拉着纺车，父亲蹲在门框上叼着旱烟袋不紧不慢地吐着烟下的生活。

崎岖的一条山路，五个人推着五辆手推胶轮木车，载着两大筐的鲜桃，弓腰跨在坎坷中吃尽气力的前进。这是要把山里的桃子运输到山外。手推胶轮木车

是那个年代沂蒙山区主要的人力运输工具，生产劳动离不开，载土运肥，驮送粮食。日常生活也少不了，推着老人孩子走个亲戚这个集市，到山外寻医求药都能看到手推车的影子。手推车还一度成为迎娶新媳妇的“轿子”。在手推车上扎一个高易的棚子，罩上一顶草帽，新娘儿坐上去，另外一边坐一个“轿夫”的小姑娘，一路吹吹打打的从娘家推进婆家。第二张照片里的情景影射出那个年代手推车的历史。

第三张照片是几个小学生，整齐的一队，神情拘谨，穿着那个时代时兴的粗布“国防服”，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是这种打扮。一排五个塑料扣子有着四个口袋的服装。那个年代的山里能照上一张照片就是一种奢望，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照过一张照片。我十岁的那年，正好也是1979年，秋天，村里一个在天津当兵的人回家

探亲带回来一部照相机，唤动了整个村子。他家的院子挤满了大人小孩，谁都想幸运地拍下一张照片。毕竟胶卷是有限的，满足不了所有人的愿望。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眼巴巴地等候了大半天，到他的时候正好胶卷用尽了，那一声声响力竭的快门声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记忆里。

第四张照片在当时可谓地地道道的“炫富”照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领着她坐在台崭新缝纫机前，身后的墙上挂着同样崭新的挂钟，这两种物件在现在年轻一代的记忆里是空白的格式，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期这两样东西在农村称得上高档物品。一个村子找不出几家有挂钟的，谁家新娶的媳妇要是嫁妆里有这两样地对人抬不起头。

今年夏天的一天，我找到了照片上的村子。原以为车子是开不进山里的去，当年这里唯一的一条山道只能步行通过，顺着平坦的双车道环山水泥路轻松地驶进了村子。这还是照片上的那个村子吗？整齐有序的二层楼房，房前都有车辆停放。那些低矮的草房呢？

“二十年前就没有了。”村支书老刘一脸惋惜。

失望的触须伸到心的边缘，原来的景物怎么消失的这么彻底！

刘书记您别笑了，“差点忘了，俺带您去看您想看的东西”。

村史馆。建筑风格保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沂蒙山区民居特色。只是布局上变大了。里面陈列着我在照片上看到过的手推胶轮木车、纺线车、早已褪去光泽的缝纫机和早已停摆了的挂钟，还有一些先前的农具：犁、耙、耢和生活用品：风箱、泥土灶具、针线筐、扁担、木桶等等，以前的种种都在这里展出了。以往的乡思也只有村史馆才能寻访到了。

正是鲜红上市时，一些鲜外的运输车辆停放在村头。装桃子后驶出山路的蜜桃能人京沪高速大动脉，沂蒙山的优质蜜桃当天就能运送到省外市场。

这里的过去永远封存存在老照片里了。

我走过的四十年

□黄丙卫

一九七八，我还是八岁的山里娃，常吃的是地瓜，玩具是黄泥巴。夏天唯一的衣服是蓑衣，冬天的破棉袄露着棉花。

一九八八，我正加快冲刺高考的步伐。自行车实现了大众化，县城里看遍了桑塔纳。百姓之家还没有电话，成功人士流行的是剃头的大哥大。

一九九九，我已宣誓誓愿听从党的话。摩托是我的坐骑，冰箱彩电还崭新。感觉那时的历山路是那么宽大。县城的地标是十一层的金鑫大厦。

二零零八，我已在工作中洗尽了铅华。奥运火炬传递华夏，汽车楼盘惠及万家。夜晚的县城到处是跳广场舞的靓女辣妈。潘葛故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零一八，十九大的东风催我奋发。脱贫攻坚收官在即，新田畴能转嫁乡村振兴。我熟悉的红菱家乡啊！您四十年变化是那么大！宜业宜居宜游的阳都大地啊！你是中国梦里一幅醉人的画！

我们是被安放在世间的 一盏灯火

□王伟

老槐树越发粗壮，每次相见就似与兄长重逢。一定是那无数双眼睛在顾盼，心底藏着多少温暖的回忆。风拍打着陈旧的木门，总有一个季节属我们，与先祖交谈，冥想，透过新书的桃符，跳跃的炉火。

一盏新开的灯笼来开启，一定会那无数双眼睛在顾盼，心底藏着多少温暖的回忆。风拍打着陈旧的木门，总有一个季节属我们，与先祖交谈，冥想，透过新书的桃符，跳跃的炉火。



民族英雄王德林(15)

□李志刚

1938年，曝之《抗日英雄王德林》，列入抗战小丛书第六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王德林在关外时，为抗战风餐露宿，落下了病根，回到关内后，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战奔走呼号上，顾不上医治逐渐加重的病体。1937年冬，他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得投奔到了北社社（今沂水许家湖镇北社村）的朋友开明士绅田富航家疗养。田富航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千方百计为他医治。

1938年12月20日，王德林在田富航家病逝，终年64岁。田富航一副原为已准备好的上等柏木棺材安葬了他，把他安葬在村西一块叫凤凰岭的高坡上，随葬品是他生前的随身之物：一把盒子炮（毛瑟军用手枪），一个手杖，6块大洋，还有光复军第二路指挥委任状。当时日伪军到处追捕他，为了防止因立墓碑招致日军的破坏，田富航和光复军的代表，特地制作了一块刻着“光复军王将军墓”“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治丧委员会敬立”的墓志铭，埋在他的墓中。

此，当年叱咤风云的司令，开始了与北社社普通民众为邻的冥府生活。正是田富航的良苦用心，使得他能免于平民之中，不仅躲过了日伪军的搜捕，也多次避过了盗墓贼的骚扰。

当时兵荒马乱，王德林的家属子女远在外地，难以四时祭祀以尽孝敬之心。但每逢节日和忌日，田富航都为他心目中的英雄上香化纸，以慰怀念之情。田富航去世后，同村的村民刘环出于对英雄的崇敬之意，自觉地接济了下来。刘环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业民、孙子刘兆同相继照看王德林的坟墓，像祭奠自己的先人一样，例行着祭祀仪式。

1994年，王德林的后人出资修建了墓室围墙，竖起了墓碑，上刻“王德林将军之墓”。

2011年10月，王德林墓迁至沂水革命烈士陵园。

矢志报国 丹心可鉴

(持续)

王德林一生的重大转折有三：一是拉

学习践行《临沂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原创/传播

中共临沂市委宣传 临沂文明办

学习践行《临沂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禁止公共场所乱扔物品

违者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原创/传播

中共临沂市委宣传 临沂文明办